

經濟學

33

譯 強 王 ★ 著 夫 也 捷 昂 列

論本資的思克馬

行印社版出覽正

馬克思的資本論

列昂捷也夫 著
王 強 譯



正風出版社印行

馬克思的資本論

著者	列昂捷也夫
譯者	王陳汝言
出版者	正風出版社
發行所	上海河南中路三二八號 南京大行宮東海路
分發行所	聯營書店
出版期	1949 九月滬初版

版權所有★不准翻印

序 言

馬克思的資本論，是歷史上、一部空前的鉅著。這一部鉅著經郭大力王亞南先生的努力，已經譯成中文了。但因為它的艱深，一般讀者還未能順暢地領略它的內容。十餘年前，我嘗同漢夫同志把恩格斯的論資本論譯成中文，但因為恩格斯的這一本書，是以歐洲各國的工人羣衆爲對象的。生活在資本主義鞭笞下的歐洲工人，因為實際生活的關係，對於恩格斯的這本書，自然容易了解，對於中國的讀者來說，依然是比較隔膜的。

列昂捷也夫的這一本馬克思的資本論，是以資本論作爲研究的對象的。在這本書裏，列昂捷也夫不但敘述馬克思著資本論的經過，不但敘述無產階級的偉大導師在寫作資本論經過什麼曲折，而且詳細地告訴我們以資本論的一般特

2620/28

序

徵，說明資本論的構造，是怎樣內在連繫着。他不但把它當作一部科學著作來研究，而且把它當成一部藝術品來研究。讀了這一部書，就可以更容易地去理解資本論了。

對於廣大的中國讀者來說，今天最需要的是中國化的經濟學，因為中國不是資本主義國家，以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經濟；以後則為新民主主義經濟。原封不動地把資本主義的一套法則搬進中國，對於讀者是沒有好處的。但，列昂捷也夫的這一本書，却給予我們一把鑰匙，通過了它，就可以走進馬克思資本論的花園，去看看馬克思是怎樣研究資本主義，是怎樣把資本主義同以前各種生產方式比較的。這一點，就是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必要的準備工作。

爲了這個原故，我願意把這本書介紹給中國的廣大讀者。

許滌新 一九四九，八，六。

譯者序

近二十多年來，坊間出版的、研究資本論的入門書籍，着實不少；但要找一本是取材恰當、論斷確切、而真有助於入門的，却也並不多見。

這本書——馬克思的資本論（Marx's Capital），是譯者於一九四六年此時在紐約讀到的。當時覺得它正和我上述的意思吻合，就開始將它譯成中文。但抱歉的是，因為個人工作的『妨礙』，一直耽擱到三年後的今天，才全部完成；雖然，誠如列甯說的，『對於這種『妨礙』，只能表示快活。』

著者列昂捷也夫（A. Leontiev），對於我們稍稍留意新經濟學的，一定不感生疏。他是蘇聯的一位卓越的經濟學家。他有一本政治經濟學教程，已經在好多年前被譯成中文，風行國內。他另外一本書叫做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下的

工作，還沒有中文譯本。

這本書的俄文原本，於一九四五年出版。那時候，正當全世界民主國家的人民、英勇地從事於、反抗法西斯德國的戰爭的勝利前夕；所以它裏面許多地方的行文，和戰爭的性質、尤其是和蘇聯在這次戰爭中的偉大任務密切地聯繫着。這在目前、帝國主義者又已在明目張胆地備戰、和國內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殘餘勢力還企圖作最後掙扎的形勢下，對於我們，當然更有其重大的實踐意義。

此外，這本書對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的創始者、K·馬克思的、平日在革命鬥爭中的治學精神，以及在晚年搜集土地問題資料之煞費苦心，敘述得特別詳細；那也是值得一提的。

譯者根據的是，一九四六年在美國出版的英譯本。英譯者是，卡沙開維基（Emily G Karakevich）。譯者對於原文，除開英譯者所添的若干附註有不大適

於我國讀者而略加刪削而外，並沒有作絲毫的更改。至於附錄的參考文獻，原想將已有中譯本的註明；但因爲事實上的不便查考，只好暫付缺如。這一點，是要請讀者諸君原諒的。

王 强 一九四九年四月

目 錄

序 言	一
譯者序	三
第一章 馬克思的資本論的重要性	一
第二章 資本論的一般特徵	四一
一 資本論的構造計劃	四二
二 說明是怎樣內在地連接着的	五七
三 資本論的文學構造	八一
第三章 馬克思製作資本論的里程碑	一一九
一 一八四〇年代	一二二

二 從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到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出版	一三一
三 資本論第一卷	一五九
四 第一卷出版以後	一八三
五 恩格斯對於資本論的勞作	二一八
參考文獻	二三五
人名索引	二五一

馬克思的資本論

第一章 馬克思的資本論的重要性

當這決定好多代命運的、大規模的戰爭時期，人們同樣注意到人類天才的偉大創作；是會有特殊的意義的。這些創作，具有強大無比的人類智慧；人們從而可以發揚爲新的力量，以事鬥爭；反抗那倒轉歷史車輪的、反動的、壓迫的黑暗勢力。

世界上愛好自由的人民，目前正和希特勒主義那種褐色瘟疫，進行鬥爭；這一鬥爭的重要、規模、和後果，超過了過去最巨大的戰爭。在目前的戰爭中，民主國家的人民，爲了它們的生命和自由而戰鬥着。這次的戰爭，有關幾

世紀來、無數代人、由堅苦的自我犧牲的鬥爭而得之代價的生存；有關人類更進一步的命運——不管這是自由，或者是陷入完全黑暗的奴役。希特勒強盜，在其兇惡的反動、絕端的愚民、和禽獸似的憎恨人類的旗幟下，企圖完成它們的奴役和滅絕全體人民的吃人計劃。

德國法西斯那般吃人的東西，爲了完成它們自己野蠻的、瘋狂的計劃，以便宰割歐洲、宰割全世界；就將世界陷入一種破壞的、流血的戰爭深淵。它們將消滅我國十月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，和將剝奪文明國家的勞苦大眾所長期爭取得到的民主權利，作爲它們自己的目標（這地的『我國』，係指蘇聯；以下同此——譯者。）

德國法西斯那般惡棍，已經飽啖了在血和淚的海洋中的歐洲大陸。在那些德國人所佔領的國家和土地上，一種強盜般的、無法紀的、和難以忍受的壓迫的、血腥的統治，已被建立。德國侵略者的可惡的犯罪和殘忍，已爲歷史上

最黑暗的幾頁所望塵莫及。法西斯德國從事於瘋狂的勾當，溺殺千百萬人民於它們自己的血裏；以便變千百萬人民爲役用牛，爲德國的強盜富豪服役。德國法西斯那般惡棍，已經揚刀反對一切人類所有的寶貴東西：自由，文化的進步，和較好的快樂的生活之爭取。

如果人類要生活於大地，要呼吸空氣，要使用勞動的果實，要爭取進步，和要接近進步；那必須要將希特勒主義從地面上掃除，必須撲滅那褐色的饑東西。這樣，只有這樣，歷史才提出了問題。這一問題，正在反對叛逆的陰險的敵人的偉大鬥爭中，獲取解決；而這個鬥爭，就正由蘇聯人民和英國美國以及其他民主國家人民，在協同的戰爭中進行着。

在蘇聯這次的戰爭中——這是歷史上所有有名的戰爭中的最公道最進步的一次——，我們的民衆，爲堅信公道必勝而武裝起來。在這次爲了自由、榮譽、和我們祖國的生命戰爭中，蘇聯人民，不僅憑藉着它們在戰場上的武裝力

量，並且憑藉着它們不屈不撓的精神力量。馬克思列甯主義的理論，經過戰爭的考驗，以社會的發展法則、和戰爭的發展法則等知識，武裝着蘇聯人民。根據人類全部歷史的豐富經驗之科學的總結，這個理論說明，人民的命運，決定於一般羣衆自己不斷的鬥爭，這個理論的說明，它們的決心和意志，它們的英雄主義和犧牲，以及人格的完成和自覺，都要依靠鬥爭的結果。

馬克思列甯主義的科學，是行動的指針；它幫助我們，在這時代社會關係的錯綜迷惑中間，尋求出路。那些特別重要的事件，正說明着不平衡發展的速率。馬克思、列甯、和斯大林之不朽的教義，對於國際事件的複雜變化，又對於戰爭之迅速的變動現象，能給以適切的說明。活生生的、創新的馬克思列甯主義，正如在斯大林同志的言論中常見的，貴能發展、貴能不斷地發展，是一盞輝煌的探照燈，它照耀着鬥爭和勝利的道路。

爲了要全力把握我們精神武器的力量，我們得就重新認識馬克思主義的理

論基礎，就得重新認識馬克思主義之理論基礎的核心。這一基礎，是馬克思幾十年前在他的不朽鉅著資本論中奠定的。

在資本論裏，馬克思對於他的發現，有深入而廣泛的實證和論究，而對於人類社會及其發展道路的觀點，引致全般的革命。從而，這偉大發現的意義是，將社會主義置放在穩固的科學基礎上面；並說明了，社會主義是文化發展全部過程之必然的、邏輯的結果。大家知道，社會主義的思想，早在科學社會主義創始者馬克思恩格斯之前，就步入了社會鬥爭的角逐場。誠然，在馬克思時代以前，會有許多種社會主義的制度；而在馬克思主義出現以後，就消聲匿跡了。但是這些社會主義，却不是歷史的真實過程。

社會主義仍然是烏托邦。社會主義的制度，曾被拿色彩來渲染，而靠着創始者的才幹，多少是吸引人的。並且在空想者中間，會有輝煌天才的人如湯麥斯·穆爾（Thomas More）、康柏內拉（Campanella）、勞白特·歐文（Robert

Owen)，聖西蒙（Saint-Simon），和傅立葉（Fourier）。但在空想者的觀念和現實世界中間，有一條寬闊的鴻溝。馬克思和恩格斯科學地證實了，在人類社會進步發展的過程中，共產主義必然得到勝利。他們曾發現，在現實世界上，歷史所賦與的前進力量，也就是一個社會主義制度的革命創造主。惟其如此，社會主義才不流為空想，而是一種科學。

聯共黨史，以無比的透徹和精闢，評定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偉大發現；那就是，將社會主義，從空想轉變到科學：

「馬克思和恩格斯，無產階級的偉大導師，曾經首先說明，和空想社會主義者的意見相反，社會主義並不是夢想者（烏托邦）的虛構，而是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發展之不可避免的結果。他們指出，資本主義的制度將要崩潰，如同農奴制度之已曾崩潰一樣；他們又指出，資本主義在無產階級中創造着它自己的掘墓人。他們指出，只有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，只有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，才

可以把人類從資本主義，從剝削下面，挽救出來。」

「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教育無產階級，認識它們自己的力量，認識它們的階級利益；認識在一個決定的鬥爭中團結，反抗資產階級。馬克思和恩格斯，發現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法則，並且科學地證實了：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中所進行的階級鬥爭，一定不可避免地要招致資本主義的崩潰，要招致無產階級的勝利，以及要招致無產階級的專政。」

「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指出，以和平的方法，掃除資本主義的政權，而將資本主義的財產轉變為大眾的財產，是不可能的。馬克思和恩格斯又曾經指出，只有以革命的暴力，反抗資產階級；只有無產階級革命；又只有建立它們自己的政治統治——無產階級的專政——而這政治統治，必須是鎮壓剝削者的反抗，並創造一種新的無階級的共產主義的社會的；工人階級才能得到勝利。」